



译林出版社

MARGARET ATWOOD

猫眼

[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杨昊成 译



猫眼

[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杨昊成 译

MARGARET
ATWOOD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眼 / (加) 阿特伍德 (Atwood, M.) 著; 杨昊成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4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ISBN 7-80657-298-8

I. 猫... II. ①阿... ②杨...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7289 号

Copyright © 1988 by O. W. Toad Lt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t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35号

书 名 猫 眼

作 者 [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 者 杨昊成

责任编辑 简 华

原文出版 Bantam Books, 198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印 刷 盐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4

字 数 336 千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298-8/I·252

定 价 (精装本)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猫眼》究竟是怎样一部书？说实在的，直到译完全书，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故事情节最简单不过了：女主人公画家伊莱恩·瑞斯利回度过她童年及青春的多伦多举办个人作品回顾展，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最终怅然离去。成长的欢乐和烦恼谁都经历过。起初，我颇觉得有趣，更时常感受着亲切，因为我一边译一边也同时被带入对自己儿时的回忆；孤灯下那会心的笑是甜蜜的，可以抚慰长大后遭受的一切创伤。然而渐渐地，我被一种阴沉郁闷的气氛所笼罩。伊莱恩与其家人而特别是她的哥哥斯蒂温在一起生活玩耍时那种不掺半点杂质的幸福与欢乐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女孩的闯入：卡罗尔、格雷斯和科迪莉亚。伊莱恩从此被整个吸入一种欲罢不能、欲罢又恋的迷雾一样的情结，这情结像幽灵般纠缠着她，潜入她的血脉，时刻左右着她思想及情感的航船。这其中最挥之不去、不召便来的人物就是科迪莉亚。

伊莱恩和科迪莉亚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回顾展开幕式上伊莱恩对科迪莉亚的企盼究竟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细想起来，这两个人物之间大约有三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科迪莉亚上小学时曾经在她家后院的地上挖了一个洞，目的是什么？她后来说是“想在里边放张椅子到那底下去坐坐”，找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以免任何人烦她。但洞挖好之后，她却让伊

莱恩先坐到了下面并开始一点点地将洞口封起。如不是被及时发现,伊莱恩就被活埋了!但也就是在洞口封起、黑暗弥合的一刹那,伊莱恩初次尝到了死亡的滋味。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四个女孩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在此前后,伊莱恩一直遭到另外三个女孩的排斥,她们随时都能从她的身上挑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不失时机地教训甚至侮辱她,而每次冲在最前面的都是科迪莉亚。终于就有这么一天,科迪莉亚在认为伊莱恩嘲笑了她之后,将伊莱恩的帽子从桥上扔到了下面的小溪中并让伊莱恩下去将帽子捡回。时值严冬,冰天雪地,又是黄昏,茫茫野郊不见一人。伊莱恩为了捡回自己的帽子身陷冰河,正当她孤苦无援眼看就要冻死沟壑之时,她忽然看到一个身披黑色斗篷、一颗红心跳动在体外的女人从桥的上方向她缓缓走来。她对伊莱恩说:“不会有事的。回家吧。”伊莱恩相信,她看到的这个女人就是收容世上一切无家可归者的圣母马利亚。

之后不久,伊莱恩的性格渐渐发生变化,而她的母亲关于做人要有“脊梁”的一番话,更使她由原来的设法讨好同伴一变而为充满自信的独来独往。从此,伊莱恩告别了苦涩的童年,开始了她别样的新生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科迪莉亚每况愈下,急剧向着与伊莱恩相反的方向坠落,由开始的考试不及格,到闲在家中当行尸走肉,而终于被家人悄悄地送入精神病院。伊莱恩和她的最后一次见面便是在这里。

这三件事情可以解释伊莱恩的“科迪莉亚情结”吗?我觉得是牵强的。毕竟,前两件事情都发生在人物的童年时代。很少有人会对儿时的遭遇耿耿于怀。但也很难说,人性是复杂的,潜意识中的思想和情感就更难理喻,女性千回百折的内心世界则常常令男人感叹自己想像力的贫乏。伊莱恩对少女时代曾经无数次伤害过自己的科迪莉亚最终的结局是怀抱着同情的,但这同情中分明有着“窃喜”的成分。她甚至幻想科迪莉亚有个更悲惨的结局。小说

开头就写到伊莱恩恍惚中见到科迪莉亚成了一个街头流浪女：“她穿一件破外套，戴一顶如茶杯保暖套一样的针织帽，坐在一块路沿石上，身边两只塑料袋，里边装着地全部的家当，在那里喃喃自语。……她站起身，拖着两只肿胀的脚蹒跚而去，一边又转过头来瞥上一眼，破旧的袜子透过胶鞋上的破洞露在外面。”伊莱恩“从中获得了几分满足”，而且，“她的情况愈糟，我得到的满足就愈多。”

即便是同情，我都怀疑是否出于至诚。小说结尾时伊莱恩又在幻想，她在当年那座桥上幻想科迪莉亚被抛弃，随即又想像科迪莉亚“就要冻死……不救她几乎就来不及了”。谁来救她呢？伊莱恩“伸出双臂，俯下身”，并且说：“现在你可以回家去了。”这不就是当年救她出绝境的圣母马利亚吗！如今她将自己想像成了圣母。她虽然没有说她就是圣母，但她确实说了这样的话：“如今我是长者，我是强者。”她在居高临下地施舍她的同情。居高临下地施舍同情大约可以给人以异样的满足吧。

回顾展开幕式上对一切都视而不见，连虚荣的满足也没有；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中偏在痴心地守望着自己少女时代的朋友（何况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近乎离奇了。惟一说得通的理由也许就是暗藏在伊莱恩潜意识中的一种报复心理：让从前的对手看到自己今日的成功。虽然伊莱恩在回西海岸的飞机上似乎一下打开了郁闷的心胸，想像着“两个老太太，就着一杯茶，在那里开心地咯咯大笑”，但这一份豁然明朗也实在来得太突兀了！

和这一层关系相比，伊莱恩与书中其他人物的关系就简单多了，并且都属于正常范围。

她爱自己的父母，尽管与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代沟。她尤其爱她的哥哥斯蒂温并始终引以为骄傲。是斯蒂温带着她度过了浪漫的、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是斯蒂温给她树立了一个睿智、好奇、寡言、不修边幅、天马行空、浪迹天涯的男人形象。甚至连斯蒂温的

死也被伊莱恩诗化了。斯蒂温在赴法兰克福作关于宇宙理论的科学报告的途中遭遇劫机，被暴徒推下飞机身亡。伊莱恩事后前往出事地点处理善后事宜。她是痛苦的。为了缓解这痛苦，也为了难以忘却的纪念，她将哥哥永远定格在她回顾展的一幅作品中：“一名男子正从天空坠落。说他坠落而不是飞翔可以从他的姿态看得很清楚：他几乎是头朝下脚朝天，伴着几朵云斜向坠落；然而，他显得很平静。他身着二战时加拿大皇家空军的制服。他没有降落伞。在他的一只手中是一柄儿童的木剑。”

这就是妹妹眼中的哥哥。斯蒂温要是能看到这幅题为《一只翅膀》的画，大约也可以安息了。

然后就是伊莱恩与三个男人的关系了。

约瑟夫是伊莱恩在“人体素描班”上的老师。这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不幸男人，二战期间侥幸逃出欧洲来到加拿大。他的苦难、沧桑、忧郁、不可捉摸在情窦初开的伊莱恩眼中成为一种迷人的魅力，使她毅然投入他的怀抱并为自己早些时候与嘴上无毛乳臭未干的男孩厮混而感到羞惭。但约瑟夫骨子里是个很自私的人。他有自己的抱负，想离开平庸的多伦多前往充满机遇和生机的美国从事电影业。他不肯结婚。他没有勇气拒绝另一个女孩苏茜的纠缠，而在苏茜怀孕流产后又不愿承担责任。伊莱恩渐渐看穿了他的真面目，而就在伊莱恩开始有意回避他之后，约瑟夫反倒像条可怜虫似的乞求对方的爱情甚至同情。伊莱恩最看不得男人的乞丐相。她没有任何依恋地一脚将这条可怜虫踢到了美国。

第二个男人是乔。实际上，伊莱恩与乔的关系早在她与约瑟夫未了之时就开始了。这并不能怪伊莱恩，这种“三角”的关系并非因为伊莱恩的放荡。约瑟夫给她的时间是每周固定的几天，其余的要么属于苏茜，要么属于他自己。伊莱恩开始也许还没有多少异样的感觉，认为艺术家大概就是如此放浪形骸。她努力调整自己的情感及生活以尽可能地适应和满足约瑟夫的要求。但久而

久之,这种扭曲的男女关系终究因为其荒谬而让伊莱恩品尝到难言的苦涩。正是在这个时候,乔闯进了她的生活。

这是个司空见惯的老模式。人的情感在出现危机或真空时是最脆弱的,仿佛一个失去抵抗力或者抵抗力很弱的躯体,可以不攻自破。乔是伊莱恩原先那个“人体素描班”上的同学,但也仅仅是同学而已,彼此并没有任何深入的接触。但他出现得很是时候。当伊莱恩离开干了一天活的咖啡店和他一道外出喝啤酒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可能发生的事。而当她喝了过多的生啤后来到外面夏夜那炎热的大街上而又“不想独自一人回家”时,连我们都几乎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一人回去能行吗?”乔问。我一言不发。“来,我送你。”他说。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我闻到那沥青和室外灰尘以及他那被太阳晒过的皮肤的味道,我开始哭了。

伊莱恩不久摆脱约瑟夫,忠贞不二地和她这位画家同学同居。伊莱恩是真心的,她开始操持乔的杂乱无章的艺术家们的生活。也许是画家天生崇尚放荡不羁的自由生活,乔开始根本没打算要和伊莱恩一起过一种安定的、有规律的家庭生活。他吃伊莱恩为他准备的饭菜,喝伊莱恩为他冲好的咖啡,穿伊莱恩为他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他和伊莱恩上床。但仅止于此。他的住地像个难民收容所,形形色色的青年男女时刻在他的狗窝进出、留宿。除了和伊莱恩在一起的夜晚,他的行踪和活动无任何规律。他拒绝受任何人的管制、约束。他认为谁都不是谁的财产,即使在性的问题上他也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但就在这期间伊莱恩怀孕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萨拉的出世使他俩的关系由同居变为正式的夫妻。

乔很爱自己的女儿,但他不是个称职的父亲,更不是个称职的

丈夫。他以艺术家自居，他不对家庭的日常生活承担责任和义务。他不认为女人是搞艺术的料，骨子里根本没把自己的画家妻子放在眼里。他希望伊莱恩让步，放弃她的事业，一心相夫教女，同时崇拜他，做他的较有品位的陪衬。“他希望的不只是我有条件的投降，而是对他本人及其思想的崇拜与热情，得不到，他就感觉受了欺骗上了当。”裂痕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要强如伊莱恩，最终的选择是带着女儿离开多伦多，只身到西部独闯生活与事业之路。

伊莱恩的第三个男人完全是生活型的。他吃过苦，生活能力很强。早年做房地产生意赚了钱，后来买下一家旅行社，专跑墨西哥。他长伊莱恩十岁，离过婚，有一个已经成人的儿子。他不懂艺术，“做自己喜爱的事同时又赚钱，这是他一生的理想。”但他也颇有生活情趣，“喜欢摄影，喜欢在阳光底下坐坐”，还“很明智，隔一段时间就离家出一次差，倒给了我想念他的机会”。因此，伊莱恩认为他就像“一番持续时间很久久的、贪婪的狂饮作乐后吃到的一只苹果”，带给她的是一种简单的、爽口的、不带一点荤腥的、甘美的口味。这个男人就是伊莱恩的第二任丈夫本。

在为数不多的次要人物中，有一个人颇值得注意，这就是以各种不同姿态出现在伊莱恩作品中，遭到伊莱恩无情嘲弄挖苦的史密斯夫人。史密斯夫人乡气，古怪，假虔诚，身心俱病，伊莱恩第一次见她时就没有好感，这种厌恶与日俱增，终于使她按捺不住地将这挥之不去的激烈情感毫不宽容地表现到了自己的画面上。回顾展上，表现史密斯夫人各种丑相的作品占了很大一部分。

另一个引起伊莱恩恶感的人物是她的小学老师兰姆莉小姐。这是刻板、严酷、保守、虚伪同时又可怜的小学教师的典型。

与这两个人物相对的是另外三个次要角色：邻居费恩斯坦恩夫人、小学美术老师斯图亚特小姐以及她父亲的研究生印度人班纳杰先生。伊莱恩和他们的接触是短暂的，偶然的，她只是他们人

生中偶然的插曲；他们对她的友爱也是“随意的，不占多少分量的；我敢肯定他们付出后再也没有多想，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份友爱的意义”。但小女孩往往是凭直觉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伊莱恩觉得他们善良，宽宏，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她于是决定报答他们，报答的方式便是“把他们变成不朽的荣耀，永生在我的颜料中”。她把这三个人称为“三个缪斯”并以此命名自己的作品。

纵观全书，表现的其实就是女主人公伊莱恩分别与家人、少女时代的三个女伴、三个男人以及几个次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其中贯穿始终的一个角色就是科迪莉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伊莱恩对她是爱？是恨？是同情？是内疚？其实，科迪莉亚中学毕业后就从伊莱恩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但伊莱恩何以在几十年之后偏偏对她梦牵魂绕呢？人们往往对自己最爱或最恨的人难以忘怀，而科迪莉亚哪个都够不上。她不是伊莱恩最好的朋友，尽管她自己认为是。她也不是对伊莱恩的生活或思想产生过多么重大影响的人，两人之间所有的恩恩怨怨都属正常；我们只需稍稍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就会发现这样的恩恩怨怨几乎人人都经历过。有什么稀奇的呢？看她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感觉不是震惊，而是亲切，所以伊莱恩到头来对科迪莉亚的那份牵肠挂肚反倒让我们觉得震惊了。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科迪莉亚是在那家精神病院，再后来怎么样作者没有交待。按正常的推理，她多半是潦倒了。这是一个谜。伊莱恩的情思更是一个谜。

《猫眼》由十五章七十五节组成，这十五章我们到后面才发现其实就是伊莱恩创作的十五幅作品的题目。它们反映了伊莱恩成长过程中各个不同时期的实际生活或心路历程。但小说的结构颇为别致，它基本由两大层面——现实与回忆——组成。两个层面互相重叠，在一种浓重的、云雾一般的情感流中交替发展，亦真亦幻。伊莱恩回多伦多为的是参加自己的作品回顾展，这是一件非

常具体、实在的事情。但小说自始至终把这一现实的生活内容悬置在适当的高度,即使叙述作品的内容,也都把强调的重点放到生成这些作品的情感背景上。伊莱恩一直是走在现实与回忆相交的边缘,时刻面临着跌入梦幻的深渊。她似乎颇乐意于这样的行走。伊莱恩是怀旧的。她摆脱不了自己走过的每一步生活。是喜是悲,是苦涩是明媚,一切发生在昨日的事,件件在她敏感的心灵上刻下了烙印。书名《猫眼》也是十五章中的一章。猫眼是一种很漂亮的弹子,书中那枚蓝色的猫眼是伊莱恩上小学时玩的众多的弹子中最喜爱的一枚,她一直将其珍藏在母亲那只专门存放古旧物件的扁行李箱中。母亲晚年让她帮着整理这只扁行李箱,她在隔了多少年之后重又见到这蓝色的猫眼,“我往这弹子里看,看到了我生活的全部。”如此钟情于旧痕,如此羁留于纠结的情思,倒是不多见于先锋派艺术家的。这或者又是一个谜。

《猫眼》不以深刻的思想胜,也不以曲折离奇或布置精巧的故事情节见长。它表现的是生活的庸常。它是叙述的,而且是唠唠叨叨的叙述。这种唠叨的叙述又笼罩在一种涩冷的、梦幻般的气氛中,让人感觉到痴人说梦般的沉醉。小说的语言极其生活化,极富色彩,很好地承载了这样的叙述。它又是细腻的,细致入微的,柔性的,是典型的女性文学的语言,也是作者较一贯的文字风格。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年生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早年大部分时间在安大略和魁北克省北部以及多伦多等地度过。1961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1962年获剑桥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文科硕士学位;1962—1963年、1965—1967年两次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写作生涯的早期曾执教于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蒙特利尔乔治·威廉姆斯爵士大学、埃德蒙顿阿尔伯特大学和多伦多约克大学;曾先后在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麦奎利亚大学和美国得克萨斯三一大学任驻校作家;1985年和1986年分别被

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和纽约大学聘为名誉教授;1981—1982 年任加拿大作家联合会主席,1984—1986 年任加拿大笔会中心主席。

阿特伍德一生广游天下,曾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学习、生活和工作过。至今已发表作品二十余部,其中主要为诗歌和小说,也有少量的评论、儿童读物和电视及广播剧本。1969 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秀色可餐》,之后,《浮现》(1972)、《奥拉克尔夫人》(1976)、《有男人以前的生活》(1979)、《肉体伤害》(1981)、《女仆的故事》(1985)、《猫眼》(1988)、《强盗新娘》(1993)、《别名格雷斯》(1996)和《盲眼刺客》(2000)先后问世。其中《女仆的故事》为阿特伍德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而《猫眼》则被许多评论家公认为是阿特伍德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阿特伍德至今所获得的各种奖项和荣誉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加拿大总督奖(1981)、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奖(1981)、《洛杉矶时报》小说奖(1986)、联邦文学奖(1987、1994)、布克奖(1987、1989、2000)、哈佛大学百年勋章(1990)、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94)、纽约全国艺术俱乐部荣誉勋章(1997)等。阿特伍德已获得世界各地十多所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并于 1988 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名誉院士,其作品至今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是当今加拿大最重要的小说家和诗人之一。

杨昊成

2001 年 12 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本书中提到的绘画和其他现代艺术作品并不存在。然而，它们却受到视觉艺术家乔伊斯·维兰德、杰克·钱伯斯、查尔斯·帕契特、埃里卡·希伦、盖尔·杰尔特纳、丹尼斯·伯顿、路易斯·德·涅弗维尔、希瑟·库珀、威廉·库列克、格雷格·科诺的影响，其中还包括波普超现实主义陶瓷艺术家勒诺·M.阿特伍德以及原先那家老的艾萨克斯美术馆所藏作品的影响。

本书所涉及到的有关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点皮毛则受益于保罗·戴维斯、卡尔·萨根、约翰·格列宾和斯蒂温·W.霍金论述这两个专题的迷人的著作，也得益于我的侄子大卫·阿特伍德有关“弦”的充满启迪的高见。

格雷姆·吉布森通读了本小说，为此我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菲比·拉莫尔，我在英国的代理薇薇尼·舒斯特和瓦奈萨·霍尔特，我的编辑和出版商南·泰尔斯、南希·伊文思、埃伦·塞利格曼、艾德丽安·克拉克森、艾维·贝内特、莉兹·考尔德和安娜·波特，我的不知疲倦的助手梅勒妮·杜甘。除以上几位之外，对董亚·潘诺夫、迈克尔·布拉德利、艾丽森·帕克、加里·福斯特、卡西·吉尔、凯西·米尼洛夫、范妮·锡尔伯曼、詹姆斯·波尔克、科林·昆因、罗琦·阿贝拉、C. M. 桑德斯、吉恩·戈德堡、约翰·盖拉格赫尔和多萝西·古尔本，我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 者

当图坎纳斯人将她的头砍下后,老妇人用双手捧起自己的血,然后对着太阳吹去。

“我的灵魂也进入你了!”她大声喊道。

从那时起,任何一个杀戮的人,无论其愿意不愿意、知晓不知晓,其受害者的灵魂都将进入他的身体。

——埃鸠阿多·加里诺

《火的记忆:创世纪》

我们所记得的为什么是过去,而不是未来?

——斯蒂温·W. 霍金

《时间简史》

目 录

第一章	铁肺·····	1
第二章	锡纸·····	8
第三章	帝国灯笼裤 ·····	36
第四章	致命的天仙子 ·····	82
第五章	绞干机·····	110
第六章	猫眼·····	152
第七章	永远保佑我们的圣母马利亚·····	178
第八章	半张脸·····	199
第九章	堕落·····	227
第十章	人体素描·····	268
第十一章	坠落的女人·····	319
第十二章	一只翅膀·····	378
第十三章	皮秒·····	402
第十四章	统一场论·····	419
第十五章	桥·····	434

第一章 铁肺

1

时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维,就像空间之维一样。假如空间可以弯曲,时间也就可以弯曲;假如你有足够的知识,假如你的速度比光还快,你就可以随着时间往回走,并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

这话是我的哥哥斯蒂温跟我说的。那时他正用功,穿的是一件已经绽线的紫红色套头衫。他还花不少时间在练倒立,那样血液倒流可以给大脑补充营养。我那时还不明白他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不过也许是他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吧。他已经慢慢开始不太说话,因为话语无法确切表达他的意思。

可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认为时间是有形的,看得见,仿佛一串液态的透明体,一个堆一个。我们并非顺着时间回顾往昔,而是像低头看水那样直透下去。有时这个浮出水面,有时那个浮出水面,有时什么也不见。没有一件事情是往而不返的。

2

“斯蒂温说时间不是一条直线。”我说。科迪莉亚翻了翻眼,我就知道她会翻眼睛。

“又怎么样呢?”她说。这一回答让我们俩都很开心,它显得时间的性质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也灭了斯蒂温的威风——他管我

们叫“小孩儿”，好像他自己不是小孩儿似的。

科迪莉亚和我乘坐有轨电车上闹市区去，冬天里逢星期六我们就爱这么做。电车里又闷又热，散发出人们吸进又呼出的气息以及羊毛的味道。科迪莉亚漠然地坐着，时不时用肘碰我一下，一双灰绿色的眼睛木然地凝视着他人，朦胧闪烁，如金属一般。她跟人对视谁都不是她的对手，我的水平和她颇为接近。我们一路向前，我们光芒四射，我们十三岁啦！

我们穿着长长的羊毛外套，系着腰带，领子往上翻好让自己看上去像那些电影明星，高统的橡胶套鞋则又是上部往下翻，里边脚上套的是男人的工作短袜。口袋里塞着妈妈让我们披的头巾，不过只要一出她们的视线，我们就立即将头巾扯了下来。我们才不理睬头巾这类东西呢。我们的嘴巴不饶人，它们红红的如彩笔画过一般，又如指甲一样晶亮有光泽。我们认为我们是朋友。

电车上总是有些老太太，或者说我们眼中她们是老太太。这些人各种各样，有的穿戴体面，身着裁剪合身的海力斯粗花呢外套，配一副手套，整洁的帽子严肃地戴在头上，帽子一边斜插着几支小小的羽毛，显得轻松而活泼。有的要穷一些，看上去像外地人，头上肩上裹着暗色调的纱巾。还有的长得鼓鼓囊囊，又肥又短，嘴巴紧闭，一副自以为是的神气，手臂上像花彩般挂满了购物袋；看到这些我们就联想起削价品，联想起地下商场里那些廉价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科迪莉亚是一眼就能分辨出什么是便宜布料。“华达呢，”她说，“蹩脚货。”

然后就是那些不自甘心的人，还在那里想方设法搞娇艳夺目的效果。这样的人不是很多，但显得很突出。她们穿鲜红色或紫色的套装，戴晃来荡去的耳环，头上的帽子看上去则像舞台上用的道具。裙子的下端露出衬裙，衬裙的颜色不同一般，有挑逗性。白色之外的任何颜色都让人想入非非。她们将头发染成浅黄色或婴儿蓝，甚至染成无光泽的旧毛皮外套那种黑色，这与她们细薄的皮